冬山瘦

四时之景不同,各有佳趣。

冬日之山,山清,山瘦;山远,山硬。 山之清瘦,来自百虫敛迹,来自草 木凋枯。冬日,原先那些飞舞鸣叫的虫 蝶,全然消失了。没有了鸣声,没有了 喧闹,山野一片荒寂。树木凋零,只剩 下瘦硬的树枝,枯败地戳向空中,彰显 着一份清冷的倔强。地面,草木干枯,荒 草落落,干而黄的色彩,映目刺眼。一切 的华丽,都已黯然退场。或许,会有阵阵 的寒风吹过,满地的枯草,便发出近乎凄 厉的声响;草,却是依旧硬着,伶仃而伤 感。依然有鸟儿存在,多的是麻雀,花喜 鹊,或者偶尔出现的几只山鸡。麻雀,瑟 缩着身子,依偎在荒草中,寻寻觅觅地, 在啄食那几粒草籽儿;花喜鹊,坚守在自 己的窠巢旁,叫着,全然失去了那种居高

含泪的山芋

□吴 笛

幻。伴随我大半生肯定还将伴随我一

生的山芋,大号别名番薯地瓜等叫法 多得差不多赶上鲁迅的笔名了,就那

么不起眼被埋在泥土里的山芋,常常

忆起,每每吃着,细细回味,我竟有大

我的身体,事实上也饱满了我的灵

魂。上世纪50年代末出生的我,山芋 粉曾经是我的奶粉,山芋片曾经是我 的骨骼,山芋渣曾经是我的血肉,山芋

酒曾经是我的琼浆! 而野地里的烤山 芋那已是天堂的美食了。一度,山芋 是我们书包里的"硬通货",一度,饿得

奄奄一息时山芋成了我们的救命药。 当然,山芋也一度让我们格外难堪,不

分场合,不顾脸面的嗝气放屁,年少的

我们恨不得钻进地缝里,以至"厌食"

"伤食"山芋好多年。但山芋拯救了我 的父老乡亲,兄弟姊妹,稍有那经历的

人,谁说不出一罗筐山芋救命的故事,

稍有良知的人,谁又不说山芋是救苦

年少时赢得的芳心。我写小说的文

友,一定会把我说的这段故事演义为

一篇动人的小说,小说的题目可否叫

做《罗漫蒂克的山芋》呢?故事说的是

我回乡干革命时的一件真事。比我长

几岁的汪哥,就是凭借着一个个热乎

乎的烤山芋,赢得了源子港小街上最

漂亮姑娘的芳心,那个年代,除了能给

心爱的姑娘一颗热乎乎的心,也就是

一枚热乎乎的烤山芋了。我们这群穷

小子至今都佩服汪哥是如此的高情商

大智慧,英勇无畏,为了遮人耳目,地

下党似的他常常把烤得香喷喷的山芋

藏在贴身的怀里,以至天长日久左右

胸前竟烫出了红肿的疤痕,结果竟成

地接受过姑娘小嫂子们从身上掏出的

山芋 生山芋県那么的甜 熟山芋県那

么的香,如果良心未泯,这辈子忆起这

是我想象奇妙的灵感。我家奶奶六十

刚过眼就开始病瞎了,瞎奶奶饿慌了 老是说,天无绝人之路,山芋是"活宝"

呢,它会在地下跑呢。我们几个兄弟

只当奶奶瞎子讲瞎话,那年快过年时,

家里却要断了炊,生产队里这季节有

萝卜,可要吃得到就得集体分否则只

有偷。"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早年失

寡的奶奶让我们到生产队挖过的山芋

地里去寻,她说她在家里都看见了许

多山芋宝宝在地下喊呢。我和二弟哆

哆嗦嗦就到了收过山芋的荒地里去

找,嗨!还真的是挖到了一篮子鹅蛋大

小的红红的山芋,不亚于采药人挖到

了千年的野山参! 差不多让生山芋填

饱了肚子的兄弟俩,从此还真信了瞎

奶奶是神仙呢,山芋就是个会变的"红

的影响着人的行为,心性。常常,食物

禀赋性情,地理决定心理,风物滋润人

物,不是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么?作

为吃山芋长大的枞阳人,从乡下跨进

城里的"土包子",我不会忘了我的根

本,感恩山芋也有着山芋的自信,我能

否永远像山芋那样,叶,花,茎,根,全

都有益于人啊,生的,熟的,切成片,炸

成条,磨成粉,全都是美味。最不怕最

坚定的就是接地气,尘埃中泥土里,一

家人团团圆圆欢欢喜喜的挤成堆儿,

就那么岁月静好,就那么安身立命,就

那么潜心修行,让风和鸟儿去歌唱枝

头的桃李杏枣,让它们阳光下枝头上

美美的炫耀。世界各美其美,美美与

共。而我是一定要向山芋靠拢,亲近,

努力成熟为一个"山芋人",就那么泥

土里悄然我的红,我的白,我的香,我

的甜。

人活世间,环境食物总潜移默化

孩儿",真会在泥土里自由的跑呢!

山芋应还是我最美童话的酵母,

些往事,我都不能不眼里含有热泪。

是的,用不着隐瞒,我也不止一次

了他赢得爱情的勋章!

人最难忘的是青春年少,是青春

救难的观音菩萨哦!

生于枞阳乡下,山芋不仅喂养了

诗人艾青"眼里常含的泪水"!

生活比小说精彩,现实比诗歌奇

自傲的情态;偶或,会有一两只山鸡骤然 飞起,匆迫的叫声,传得很远,到愈加衬 托了这冬日荒野的寂寥。

一个人行走在山上,满目荒凉中, 沉淀心中的,似乎,只有孤独,只有落 寞,还有那一望无际的茫然。

若是落一场小雪,山,就变得愈加 清寂了。雪,实在是小,还没有完全将 枯草遮盖住,却是落满了草尖。清清白 白,冷冷悄悄,让人生一份怜意。有小 动物,从雪地上经过,草尖上,就留下一 道清浅的迹印,像是一道未曾痊愈的寂 寞的伤痕。有人,从山道上经过,身后, 就留下一溜长长的脚印,一串一串的脚 印,沿山飘逸而上,直到山尖上,然后翻 山而去了。这样的情景,就禁不住让人 沉思,让人怀想,想着那翻山远去的人,

想着跟在他身后的那一阵阵风。树梢 上,也挂了雪,可是,经风一吹,雪,就纷 纷扬扬地飘落了。如此的脆弱,落的, 竟是那样叫人心碎。脆弱的阳光,照在 浅雪上,便映出一圈圈淡淡的晕黄的光 晕,很是迷离,很能让人,生发一份温暖 的伤旧的情怀。

一个人,行走在这样的小雪的山 上,一脚踢出,雪霰四溅。雪是清的,风 是凉的,人的心,却有一种清冷的惬意。

若然在冬日,眺望远山,自是另有

眺望远山,冬日的远山,不仅清瘦, 而且是:山小,山远,山硬。只因山枯 了,像一个人脱去了他华丽的外衣,也 就变得瘦小了;只因变得瘦小了,所以, 远远望去,山,似乎也就距离我们愈来

愈远了。不过,山枯,倒也有它的佳处, 岩石全然裸出,山,倒是更彰显了它硬 朗的本质。我的居所的西南方,就是沂 山。冬日里,我是常常眺望沂山的。我 迷恋于沂山冬日的清疏和华彩。夏天 的沂山,是一团的绿,黏稠得化不开,你 根本看不清它的真容。冬日就不同了, 特别是在晴朗的日子里, 沂山的轮廓, 尽收眼底。你甚至能看到那一棵棵疏 疏落落的树木。那种清疏的感觉,带给 你的,是内心的一派明朗。最是黄昏时 分,晚霞洒满山顶,远远望去,沂山,是 清疏中,溢一份烂漫。

那一时刻,对于一座山,你会禁不

大雪覆盖了沂山。沂山,就不仅是 一座银白的山,而且是一座华彩的山。 阳光照着积雪,积雪映着阳光,天地之 间,炫然一体。远远望去,沂山,莹洁而 明亮,绚烂而迷幻。它成了一座你看不 透的山,它具备了神的特性

那时,对于一座山的眺望,你实则

住产生一种神圣的向往。

是在作一种神性的膜拜了。



铜官山

生命的乐章

浮来山游犯

莒城西二十里,有山曰浮来。山 有三峰,飞来、浮来、佛来。 藏深海万 年,浮现于世,故为省属地质公园也。

时隙也,逢银杏叶黄,施施而行。 初入山,溪水潺潺,水尤清冽,窈然深 碧,卧龙泉也。泉之阴,怪石嶙峋,松 柏竹树苍翠,森布蒙密,石上有亭,郭 老挥毫曰"文心亭"。泉之阳,耸立华 人寻根馆。藏奇异根雕五十有奇,尤 以"中华之根",自然天成,叹为观止。 "龙凤呈祥""花果山""千里马"皆栩栩 如生,享誉天下,人上海大世界吉尼斯 之最也。

复前行,遇古刹,飞檐螭首,雕梁

画栋,所得之北古作韵者,定林寺也。 两庑一宫三院,五殿二堂。前为大雄 宝殿,中为"校经楼",乃刘勰校经处, 《南史》:"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今 为其生平陈列馆。后为儒、释、道三教

进寺门,人目皆黄叶,疑为银杏 林, 谛视一树也。树高二十六, 围十五 点七米,方言"七搂八拃一媳妇"。望 形如丘,龙盘虎踞,冠似华盖,顶天而 立,繁荫数亩。树碑立,诗萃集,留其 先人之多题咏纪略。莒知州陈全国所 立碑云:"此树至今三千余年。"

惠风和畅,上下一黄,目遇之而成

色。日光下彻,影布叶上,斑驳陆离, 明灭可见,琉璃世界也。忆余幼时,随 母至此,以一金叶,向日光,莹澈,秋意 自觉, 煞是可爱。

古刹北,人云佛来峰。立山脚,稍 见"福山观音阁"。沿阶行,五百罗汉夹 道迎。或长手欲触天摘日,或跣欲海捉 鳖,或开怀笑语,或凭栏默立俯思,宛如 真人。初见时,余四五岁,甚惧,藏于父 后,不敢视之,今念之觉甚趣。

既登阁,东望,风光一览无遗,高 楼林立者, 莒城也。 沭河殇殇若长袖 飘舞,屋楼崮黑影魅黧似卧龙。举目 望,万里晴空秋色静,碧云天,黄叶地, 风过发梢,光拂于脸,乘柔情,似私语, 于无边光景中,秋味生。

游人如织,伛偻提携,一年四季皆 为景。尤以秋景最,福寿节是也。

花香如故

有下雨了,深秋季节本来就很干燥,缺 了水的土地上树木们、花花草草们都 有些打蔫,显不出应有的水灵来。

每天午饭后,我都要同广平兄沿 着矿区山间的村村通道路走一走,放 松一下自己。由春花烂漫到烈日当 头,再到色彩斑斓,走过了三个季节, 感受着大自然的变化,却并没有感悟 到什么,只是觉着这日子过得不紧不 慢,每天在繁杂琐事中挣扎。

忽然间有一天广平兄同我聊起了 干旱的话题,这才让我惊觉起来,原来 已经有许多天没有下雨了,难怪那天 从微信上看到一则"干裂的土地上,四 个人抬着一只硕大乌龟"的幽默视 频。于是,我不由地将眼睛向道路的 两边寻找干旱的证据。果然,那些水 泥道路牙子旁边、菜地里、沟沟坎坎里 生长着的荆棘和杂草们虽然染着秋天 特有的黄色,但却是那种枯萎的黄,黄 得没精打采,甚至颤颤巍巍。我有些 惭愧,自己居然两耳不问窗外事,连这 么久的干旱都忽略了。

不过,当我再一次带着某种愿望 仔细梭巡这些荆棘和杂草时,我的眼 睛不自觉的跳动了一下,在荆棘和杂 草从中间杂着一簇蔟的金黄色的小 花,甚至在路牙子旁边也有几株静默 在秋阳下的金黄色小花。它们显得生 机盎然,亮亮晶晶,蓬蓬勃勃,与周边

今年的天气干旱,有几个月都没 的荆棘和杂草明显有了气势上的区 隔。

> 我认识这些金黄色的小花,它有 一个山野气息很浓的名字"野菊花"。 早在二十多年前我就认识它们了,那 个时候也正值秋天,我刚刚从部队复 员分配来到深山里的这座矿山,有一 天,我忽然间看到居住的单身楼前的 球场四周绽放了许许多多的的金黄色 小花,在此后的日子里,它们越开越 茂,那种浓烈且耐闻的清香弥漫了在 空气之中,让人总有一种渴望浪漫的 感觉。虽然它们每一朵花都很小,宛 如一朵朵微型的向日葵,但是从形状 到香气,我都能够判断出它应该是菊 花,果然,当地村民便叫它"野菊花"。 我采了一些放在自己单身宿舍的床 头,让花香陪伴着我看书和人眠,感觉 它们就像是我失而复得的朋友——许 多年前,我曾被一部叫做《山菊花》的 长篇小说联播所吸引,当时就想象着 山菊花是什么样子,为什么小说的名 字叫山菊花呢?如今,我知道了野菊 花就是山菊花。

此后,每年到深秋时,我都要特地 采一些野菊花回去插在自家的花瓶 里,这是一种不自觉的行动,也是随着 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多产生的一种 似是而非的感悟——似乎觉得野菊花 与矿工存在着某种共通的地方:都是 身在深山守在深山,都能耐得住寂寞,

将自己那一点朴素得不能再朴素,平 凡得不能再平凡的芳香和美丽奉献给 了这一片少有人知的山野里,或许,只 有照耀着自己的阳光欣赏你;也或许, 只有吹来的风儿将芳香带出去,但是 终会在没有到达山外时就会散去。可 是,一旦在这深山里落地生根,便再也 不舍得离开这里,年复一年地为着季 节的美丽而默默绽放和沉寂。

生出这些奇奇怪怪的想法的矿工 或许并没有几个人,也许就只有我一 个人而已,我的那些矿工兄弟们更多 的是在用行动绽放着自己,他们不需 要那么浪漫的联想,只需要用朴素来 让每一天的矿工生活过得充实一些。

自从有了这种联想以后,我对野 菊花就寄予了许多的美好念想,我会情 不自禁的为它写上一首诗,也会情不自 禁地为它拍上一组照片,还曾想着为他 填词作曲一首歌,名字早就想好了《花 香如故》,可是,我却总是找不到灵感, 我找不准用什么样的曲调才能准确地 将野菊花山野的气息表达出来,迟滞到 现在我也只有感受,却没发表达。

今年的深秋来得很迟,以至于我 差一点忽略了野菊花,但是它们终究 还是开放了,虽然没有了往年的繁茂, 而能如此艳丽地绽放已属不易,在这 么干旱的日子,我真的不知道它们是 用什么方式来吸取水分和养分,并让 自己花香如故。

对于野菊花,我有了一分敬意,就 像敬畏我的矿工兄弟! 我很想采摘几 株野菊花带回自己的办公室,伸出去 的手,又收了回来……

静时光

最好的时光,当是静的。

有人认为,静谧的世界,哪儿都 有。黢黑的泥里,卧着沉睡的种子。和 风过江,独留水汽。午后的病房,人们 安静小憩。

这些都是旁观的静。譬如冰面相 隔,冰上空寂,冰面如镜,但看看冰面 下,水依旧汩汩地流淌,鱼儿仍活跃。

真正的静,藏在心里。落叶纷繁, 我自岿然。五色流逝,我葆本心。水浪 翻卷,我伫如石。

这份静属于安宁的心灵皈依。在 熙熙攘攘后,在争名逐利后,在纷扰后, 在沉郁后,奔赴一个完全静止的,消烦 解忧的世界。然后,心如止水地,倚在 那里。这样的时刻,是无法用言语直白 表达的。

善读者,能悟。手持卷,目视墨色 文字。不管斜阳平地,无论风撩小窗。 就完完全全地浸入其中,如没于深海的

儿时的夜晚,常点煤油灯。每逢作 业做好后,我就看书。那时,母亲正在 炉灶边烧火,大花猫窝在墙角安睡。我 看得入迷了,禁不住用手指摩挲书角。 豆大的火光微微颤动,昏暗地照在字 上,略显模糊。我看一会儿,眼睛就酸 胀,但从未让目光游离过。尽管母亲就 在身旁,她面前的大铁锅已冒出热气, 溢出饭菜的香

外面,呼呼的北风撞击着木窗,冰 凌渐渐舒展开来。我全然不知,只管看 书,在昏黄的灯下,全身心地投入进 去。那些文字,是有温度的,能让你忘

却冬日的寒冷。它们能开启一扇光明 的门,让人心智透彻。有书陪伴的夜 晚,是柔软的,安宁的。

善钓者,能久。握竿,眼观,耳听。 水边多美景,碧草杂花,蜂蝶飞绕,偶尔 一只飞鸟从水面掠过,漾出小小的清 圆。有些钓鱼人喜欢心无旁骛地钓,保 持安静的状态。稍有经验的垂钓者,能 同时放好几根鱼竿,悠闲地候着。他们 能凭水面冒出气泡,辨别出即将上钩的 鱼。他们轻易不出手,就像兵法所言: 敌不动,我不动,敌若动,我先动。每一 次垂钓都是一次交锋,一次宽天厚地 下,以水为界的无声交锋。

在水边,即使不钓鱼,单静静地站 着,也会身心俱静。孔子说,智者乐 水。老子说,上善若水。水,滋养了万 物,是大自然的母亲。它可攀山越岭, 有势不可挡的魄力;它可冲刷一切,荡 涤污垢;它流经四方,汇聚江河,圆融兼

静谧的时光,也能不动声色地隐匿 在喧嚣聒噪间。我曾在海边停留过一 个下午,只是远望着那些小岛和与天相 接的水面。周围的游客忙着拍照、嬉 戏、捡拾海货,脸上洋溢着快乐。耳边, 还有海水撞击石头发出的隆隆响。随 着浪潮的涌动和快乐的人群,渐渐的, 我抛却了原先的烦恼,内心如水,及至

世间种种,或由境入静,或由静入 境。那些静时光啊,就好像是慢镜头下 的一帧帧画, 悠远漫长、柔和安定, 有直

总有些叶落直达心底

从住处到单位,要穿越一片树林。 这是片白杨林,隐着一条小道,少有人 走,很静,但这正合我意,我甚至认为这 是我与这片树林的缘分,就像史铁生所 说的,"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 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

每次步行穿过时,我就会笃定地认 为这片树林是为我而存在的,春天时, 树们羞答答地绽开嫩绿的眉眼,给我 看;夏天时,热情四溢地绿着,让我感受 到生命涌动的活力。如今在秋天,它们 又毫不吝啬,将绚烂的秋色展示给我

走在林间的小道上,仰头望去,有 的树叶依然绿着,有的却已经黄了。一 树一树的图案,色彩鲜明,在蓝天白云 的背景衬托下,斑驳地美着。

有风来,黄了的树叶就会如一群纷 飞的黄色蝴蝶,扑簌簌落下来,落在我 的脚下。有的还落在我身上。看树叶 下落的全程,就像欣赏电影里的一个慢 镜头——落,落,落,然后轻柔地,扑人 大地的怀抱。这个过程,缓慢且优美。

有的落叶还很新鲜地黄着,拿一片 在手上,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些纵横交错 的筋络——这是叶子的文字,记录着它 与时光的一些秘密。

路上已经铺了一层干枯的落叶,踩

在上面,沙沙沙,仿佛蚕吃桑叶,温润有 声。这总让我有种恍惚感,以为是踩在 乡下老家院子前的那片树林里。那是 片很大的白杨林,每到深秋,树林便成 了黄色的海洋。我和小伙伴们踩着落 叶奔跑,打闹,跌倒了也不怕,落叶厚着 呢,是最柔软的地毯。

有时我们会各自拣一些落叶,掐掉 叶子,只剩叶梗,然后比赛,看谁的更柔 韧——将自己的叶梗与对方的交缠在 一起,拽着自己的使劲拉,谁的断掉,谁 就输了。如拾到特别好看的叶子,就揣 进衣兜里,拿到学校夹在书本里,当书

那时家里做饭都烧柴火。我找一 根细长的铁丝,拿到林里去串树叶。用 不了多长时间,铁丝上就满满的了。将 铁丝弯成一个圈,就成了一个金黄色的 花环。看到家里的炊烟升起来时,就将 "花环"挎在肩上,气昂昂地,凯旋而归。

一年又一年,树林黄了又绿,绿了 又黄。我也如一棵树,在自己的春夏秋 冬里,老去的日子渐次掉落,新生的日 子扑面而来。

但总有些日子会掉落在心底,并不

随风而逝,等待有一天我重新把它们捡 拾起来,把玩回味——在那一刻,时光 柔软,岁月芬芳。

荷塘"藕"记

□江初昕

秋冬季节,荷塘的荷叶失去了往 日的风采,枯萎蜷缩在一起,在瑟瑟 的秋风中"哗哗"作响。这是荷塘里 的莲藕最肥美,到了挖塘藕的时候, 冰冷的塘水也挡不住挖莲藕的热 情。挖藕之前是要放干池塘里的 水。放干水,就意味着"竭泽而渔" 了。还没有来得及等荷塘里的水完 全放干,我们就纷纷跳入冰冷的塘水 中,拿起网兜、塑料桶三五成群就下 到池塘里。那些鱼儿就搁浅在小水 洼里,用网兜一捞,准能捞出些活蹦 乱跳的鱼虾。鲫鱼最喜欢钻入泥巴 里,一旦发现泥巴里有动静,就立即 扑上去,双手往泥巴里一通乱摸,定 能摸出一条鲜活的鲫鱼来。

等我们小孩子把荷塘弄成泥巴翻 飞,满塘浑水后,大人们才穿上连体雨 衣,随身带着一只小竹伐,下到荷塘 边。首先用铁锹在塘泥里挖出一个豁 口,就用双脚试探踩踏。倘若泥下有了 莲藕,就弯腰双手到泥里摸索,顺着莲 藕长的方向,把泥巴慢慢扒空,之后,小 心翼翼的把莲藕往后拽,这样,整根莲 藕就这样被挖了出来。莲藕深埋于泥 水中,钻在泥巴里,陷得很深,必须清除 掉面上的泥巴,还要轻拿慢提,这样才 能保证整根莲藕不会从中折断。挖莲 藕要有耐心,不能过于急躁。莲藕折断 后,泥巴就会进入莲藕的孔眼中去,本 是玉白色的莲藕里变得黑乎乎的,从而 影响了整体感官。

在挖藕的时候,偶尔也会摸到泥鳅 黄鳝之类的,挖藕人就把泥鳅朝岸上人 群人多的地方扔去。也有恶作剧的,把 半截枯荷杆灌满泥浆好,朝人群中甩 去,大家还以为是泥鳅之类,纷纷伸出 双手去接,结果弄得满头满脑泥浆飞溅 了一身,惹得人家一阵哄堂大笑。岸上 的人也不甘示弱, 拾块石头朝荷塘里扔 去,泥巴四溅,挖藕人早就有所准备,只 需用枯荷叶一挡,也就安然无恙。岸上

塘里笑声不断,热闹非凡。 相对于荷塘边,塘中心的莲藕就要 粗壮多了,当挖偶人在泥水中折腾半 天,就知道一定是一条大藕。果然,经 过了漫长的等待之后,终于看见一条沾 满泥巴的莲藕出现在挖藕人的手中,他 高高的举起,不时向岸上的人炫耀,岸 上的小孩都会发出一片惊呼声。显摆 完后,才恋恋不舍的放入身后的竹伐 中。等装满,就拖上岸来,用软管接来 清水冲洗。随着泥巴逐渐被冲洗掉,粗 壮的莲藕就展露在眼前。这些莲藕宛 若婴儿的小手臂一样,圆滚滚的十分惹

莲藕起塘后,分出优劣等级,把那 破损的低价处理掉。藕尖用来醋溜, 鲜嫩爽滑;尚好的藕段可用来做藕饼, 放入油锅里炸,酥香无比;而那种表面 有麻点的,一定是粉藕,用来煨汤,煨 汤用砂锅最好, 煨好后的莲藕晶莹剔 透,粉嫩鲜香。当然饭桌上还要鲜美 的鱼虾,煎至焦黄,用辣椒干煸,很是

每次回家路过荷塘,都情不自禁的 回想起儿时挖塘藕的热闹场面,如今, 荷塘依旧,只是乡村显得格外的落寞 了,一塘枯黄的荷叶,寂寞无声的蜷缩 于瑟瑟秋风中,偶尔阵风吹来,哗啦啦 响作一团,仿佛是在追忆那快乐的昨 天。

本报地址:铜陵市义安大道北段 327 号 邮 政 编 码 : 244000 电话: 总编室: 5861226 编辑部: 5860131 (传真) 办公室: 5861227 广告部:5861508 13605629133 (联系人:钱莉) 订 阅 : 全 国 各 地 邮 局 (所) 订 价 : 全 年 价 100.00 元 印刷:铜陵日报印刷厂